

# 陪伴返家路：寄養照顧者在保護性寄養兒童安置後期與原生家庭親子會面之參與經驗



莊靜宜

## 壹、前言

寄養安置服務為保障孩童生命權將其暫時性移出家庭，最終目的仍期待孩子能夠重返原生家庭（內政部兒童局，2012），從 104 年度家庭寄養服務成果報告顯示寄養安置結案後返回原生家庭僅占 51.4%，有將近一半的兒童結案後難以返回原生家庭中（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a），如何協助寄養安置兒童順利返家為實務上被關注之議題。

寄養兒童安置期間不僅是提供寄養兒童生活照顧外，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15）第 64 條規定需對保護性兒童及少年提出家庭處遇計畫，透過家庭重建（family reunification）服務以提升原生家庭之功能進而創造有利返家情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b），其中親子會面是維護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親子關係之重要介入（Mallon & Leashoer, 2002），會面次數更是被用來預測返家與

否重要因子（Perkins & Ansay, 1998），定期和頻繁的親子會面不僅增加了返家機會，且與兒童照顧的其他有益成果有關（Nesmith et al, 2017），因此，親子會面如何進行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寄養兒童親子會面執行需透過社會工作者、寄養家庭、原生家庭間溝通協調促成（Nesmith et al, 2017），成功返家重聚不僅依賴社工主動對依附關係修復提供支持、安排親子會面外（Cordero, 2004），原生父母與寄養父母間的若有正向連結將能夠促進更多親子關係連結機會（Oyserman & Benbenishty, 1992），因此，寄養家庭在親子會面中參與的角色不容忽視。

寄養家庭在親子會面參與上不僅是接送者，尚需面臨會面後孩子回到寄養家庭中關係變化所帶來生活適應上的議題，如何從照顧者的角度獲知孩子內在情緒變化，透過其角色回應孩子發展需求及協助其與原生家庭建構新的健康依附關係是重

要不可或缺。因此，本篇文章主要目的探討寄養照顧者參與保護性寄養兒童安置後期與原生家庭會面之經驗，將論述焦點設定在安置後期主要原因考量後期親子會面因安置年限將至目標設定在返家準備上，試圖透過四位從事寄養工作平均年資達10年之寄養媽媽訪談資料及相關文獻，探討寄養照顧者在參與親子會面中所覺知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親子互動關係型態、寄養兒童在會面後回到寄養家庭之特殊行為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特性，期待將該經驗作為實務處遇之參考。

## 貳、親子會面之功能：以依附關係理論為基礎

Bowlby (1973) 依附理論關係是指嬰幼兒與主要照顧者間所發展出的互惠情感關係，不同親子關係品質將形成不同依附型態，而在幼兒時期所型塑互動型態將形成對他人預期與對自我的看法之內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為個體對自我、關係、與情緒知覺、信念之基模，對人有生命全期影響，因此，兒童依附關係的發展與建構受到格外重視。

從理論上而言安置分離可能磨損原本已脆弱性的依附關係，對兒童心理健康而言可能為風險因子 (McWey & Mullis, 2004)，親子會面被視為是有計畫協助家外安置兒童與原生家庭重新連結修復依附關係重要過程 (林汶漪, 2008)，鄭貴華 (2001) 以機構安置中身體受虐兒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即使兒童在不良的依附關係

下仍然期待與親人保持聯繫，可見親子會面對安置中的寄養兒童而言有其重要性。Taplin (2006) 指出親子會面除修復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依附關係外，亦能夠增進寄養兒童身心福祉、與身分認同，在處遇上社工可透過會面來評估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關係品質，以作為家庭處遇後續決策與建議。

## 參、寄養照顧者與原生家庭接觸情形

親子會面的執行為兒童安置一段時間穩定後，由社工評估以漸進方式促成雙方會面以增進親子間正向互動 (劉美芝、曾佩玲、周大堯, 2017)。寄養照顧者在親子會面中主要扮演接送的角色，從接送中與原生家庭接觸與否反應出原生家庭與寄養家庭間的關係界線與互動狀態，分述如下：

### 一、完全不接觸

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完全不接觸是基於保護寄養家庭個人隱私上避免直接接觸，在接送上若有見面機會也盡可能不相互接觸。「我們跟原生家庭是沒有互動的，是完全不能有互動的…尤其是這種強制安置，因為也是怕造成一些額外的一些困擾」(英媽-021)

### 二、漸進式接觸

寄養照顧者出自於對於寄養兒童的關懷、擔心，想要了解孩子的原生母親是如

何看待孩子而主動與原生家庭接觸，「他們回去我會擔心啦，阿所以說你說親子關係搞好一點的話，ㄟ就不會啦…因為剛好如果有碰到可以談一下，我是覺得這樣子對我小孩子比較好」（玲媽-102）。起初會面約在兒童福利中心，經幾次見面交談信任後，轉為約離各自住所較相近的地方，從會面約定交接地點可看出彼此之間的關係距離。

雖然目前的體制服務輸送上站在保護寄養家庭立場避免與原生家庭接觸，然而仍然有寄養照顧者願意開放關係界線與主動原生家庭接觸，開故意願與原生家庭特性（如是否為施暴者）及寄養家庭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價值信念有關；寄養照顧者對於寄養兒童返家會面的信念和期望將影響孩子如何接觸會面（Salas et al, 2016）。

## 肆、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親子會面互動型態及會面後特殊行為

寄養照顧者在會面接送中直接觀察或由寄養社工及寄養兒童口中得知與原生家庭互動狀況。

### 一、親子會面互動型態

#### （一）疏離型

原生家庭在親子會面上較屬被動的狀態，需由社工督促才來探視孩子，「已經來五年現在都不來了阿，就快回家，然後父母親也是這種態度…也沒什麼感情，久

了就不見面…媽媽來了也都不會抱他，她永遠有很多的理由」（莉媽-067），在會面進行中也少有深層情感的互動，同樂會式的會面使得孩子只專注於會面場地的玩具和食物，對原生家庭成員是陌生、疏離。

「他們其實見過了 3、4 次…他跟他們沒印象，因為他進去就是看玩具跟看餅乾而已。他的哥哥就直接跟他說你就是我們家的小孩這樣子啦，他自己是嚇傻，因為他不認識他…\*\*（寄養兒童名字）你真的很扯耶，你連一個都不認識…」（莉媽-192）

#### （二）衝突型

行為呈現在孩子對會面是感到恐懼的「他回來錯亂的時候，他一直說我不要回去，因為媽媽說不可以強迫我，我不想回去（原生家庭）你們不可以強迫我」（英媽-160）。衝突型不僅是親子關係上的衝突也反映出原生家庭與安置系統間的衝突關係，安置兩年後原生家庭與社工關係仍處在抵抗、憤怒狀態。「她就說跟那個社工說，啊不是很會教？很會教讓她們去教啊（激動）…有教嗎？有改嗎？還是一樣啊，不講話啊（激動與笑），就很無言」（英媽-260）

#### （三）矛盾型

特性在於寄養兒童與原生母親及寄養媽媽間雙依附的關係，返家前半年寄養兒童開始與原生母親進行親子諮商後關係漸為改善，但孩子在想要繼續留在寄養家庭及返家間產生心理矛盾狀況。「其實他很

期待，他很想回去跟媽媽一起住，可是他另外一個，有一個心，就一直想說，他又捨不得這邊，可是很多事情就是沒辦法…」(秀媽-303)

#### (四)安全型

孩子對於親子會面是期待的，返回寄養家庭後也能和寄養照顧者保持穩定的關係。寄養照顧者會面接送時能夠主動與原生母親互動，並形成合作性的教養。「阿姨你要帶我回去喔，…我說好阿，好你要乖乖聽媽媽的話，好！…兩個禮拜或是一個禮拜就讓他們互動…帶回去，所以他會跟媽媽這一塊會比較…(親)又親起來了，這是我們樂於說返家看見，而不是說返家回去跟他媽媽吵說我要去寄養媽媽家」(玲媽-108)

四種親子互動型態中僅有安全型寄養照顧者與原生家庭有漸進式互動，其餘疏離型、衝突型、矛盾型為完全不接觸之接送者，他們的參與經驗皆為孩子會面返回寄養家庭後對於特殊行為的因應。

安全型寄養照顧者出自於對孩子的關心與原生母親接觸，「這個小孩子很聰明，要好好教！阿在這邊你不用擔心，在這邊我會把他教好…那回家就要靠你了」(玲媽-104)，當寄養媽媽她發現原生母親是重視孩子每次返家會主動給孩子返家作業，用引導方式共同完成勞作，「你不要看一個小的動作喔…玩出了興趣來…之前很少做的，本來媽媽的角色就是媽媽的角色，阿現在不是…我們來玩是玩喔不是命令式的喔，慢慢的拉近拉近拉近，阿後來

就覺得不錯啊」(玲媽-120)，一開始由寄養照顧者引導逐漸原生母親也會主動規劃返家的家庭活動。「他媽也說那我們下個禮拜…教他做湯圓，我說好耶…你發現到說誒媽媽真的有在進步，那我們就會放心一點點…他等於是…是受到激發、重視到齣…我可以為我兒子做甚麼」(玲媽-092)

在四種不同型態的親子互動關係中，除了觀察到寄養兒童與原生母親間的連結關係型態外，其也反映出與其他關係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如疏離、衝突型的關係中，也反映出原生家庭與社工間的相似關係性型態。

## 二、寄養兒童親子會面後的特殊行為

在不同的親子互動型態中反映出寄養兒童在親子會面後的特殊行為。

### (一)衝突型

原生家庭與保護性社工關係仍然停滯於角力階段，親子會面可能加深親子間的緊張關係。相關研究也發現會面對兒童可能帶來情緒上的不安，出現憂鬱、焦慮、心理症狀及行為問題等負向效益(Moyer et al, 2006; Steinhauer, 1991)。

#### 1.受虐創傷經驗再現

寄養兒童與原生母親的緊張、衝突關係並未因為經歷安置時間而減緩，會面中仍然反覆出現舊有的關係模式。「這個孩子唯一一次返家(安置兩年後)，回來他是整個那個錯亂啊…都一直講媽媽一直打我的事…媽媽怎麼打他耶，我就想說喔，

這個小孩子，…創傷又跑出來，又整個連結在一起，他整個狀況是很不 OK 的…」(英媽-420)

#### 2.對未來不確定感

寄養兒童面對與原生家庭衝突關係對未來何去何從產生不確定感。「他會擔心，他會有時候會悶悶的，孩子有一個特質，他特別喜歡聽大人講話…他會躲在門口聽，然後他只要聽到一句片段，他會自己串成一個完整的那個…他說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裡…啊那種何去何從那種不安定感其實會影響到他…就是沒有踏實感…有時候講一講就會掉眼淚」(英媽-435)

### (二)矛盾型

矛盾型寄養兒童與原生母親建立穩定關係後，與寄養照顧者間依附關係反而開始有了變化，並出現對分離感到擔憂及怕再次被遺棄感。

#### 1.擔心被遺棄

寄養兒童害怕被寄養媽媽遺棄，「我說你回家要乖一點…要聽話喔，然後她就會跟我講說：媽媽你要遺棄我（加強語氣）我說沒有喔～」(秀媽-290)

#### 2.擔憂、失眠

面對即將安置結束分離寄養兒童出現擔憂、失眠，「會失眠，睡不著，其實她大概知道她沒有講，其實她有她的擔憂，可是她沒有人很明確正確跟她講說她要離開，以她就會有那種不安全感」(秀媽-295)

#### 3.反抗

寄養媽媽觀察到寄養兒童在與原生母

親親子諮商後與她的依附關係開始有了變化，面對雙依附間的關係衝突，對寄養照顧者會出現反抗、挑戰行為。「從開始做親子諮商（與原生母親）以後…他就覺得說我的關心…好像都是多餘的，他也聽不進…他完全是藐視，他不接受…」(秀媽-295)

寄養照顧者對於寄養兒童反抗行為感到無力而提出是否讓孩子提早返家之建議，卻忽略處理孩子雙重依附矛盾之情緒。「我跟社工提議說我覺得那個他跟媽媽的緊密性越來越那個…那我就跟社工反應…跟一線社工討論看看，如果就是整個學期結束，就直接讓他返家」(秀媽-210)

#### 4.疏離型—缺乏現實感

疏離型的寄養兒童會將在寄養家庭中的家庭經驗投射於原生家庭，對於原生家庭生活有過多的想像，寄養照顧者在教養上期待增加孩子對原生家庭的現實感。「他常跟我講說我媽媽跟我講過甚麼，我心裡想說好笑，你媽媽你才見過每一次會面那幾十分鐘，然後你就跟我講我媽媽教我甚麼…買甚麼給我，真的很會幻想，自己會想像，有的可能就從我身上學的就反射，所以他充滿想像，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給他一點現實面啦，但是盡量就不要傷害到他，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耶，不然回去落差太大」(莉媽-195)

### 伍、寄養照顧者在親子會面中參與角色

協助兒童返家會面中，寄養照顧者除

了接送外，面對寄養兒童、原生家庭、及社會工作者扮演不同的角色。

## 一、教養資訊的交流者

透過原生家庭與寄養家庭間的互動，使得寄養兒童在安置期間所建立的正向經驗得以在返家後能夠複製與延續（許芝綺、劉文湘，2016），也能夠支持原生母親照顧技巧。

### （一）間接方式

社會局社工透過寄養社工詢問寄養家庭遇到孩子特殊狀況如何處理，寄養家庭在問題回應上以書面交流反映。「她會反應小孩子的一些狀況是她比較不能去那個處理，那個社會局就會透過\*\*（寄養機構）說，啊把這個訊息拋給我說，如果我們遇到，我們是怎麼處理的方式跟方法這樣子」（英媽-033）

### （二）直接方式

直接面對面互動交流，原生母親會面接送時直接詢問寄養媽媽有關在家裡遇到教養上的問題，寄養媽媽也能夠分享教養經驗，彼此相互合作以共同改善孩子的行為。「我們就在那邊交接，有時候他就會講啊一些狀況，喔回去很不乖阿，尿尿喔那個馬桶也不掀蓋阿，我說你要跟他講啊，要常常跟他盯阿…你不盯他他就會忽視了…我再來注意看看，他在我們這一塊是不會哩…」（玲媽-106）

## 二、關係催化者

### （一）親子衝突關係修復者

協助寄養兒童從正向觀點看待原生家庭。「剛開始幾次他是不想去的，因為他會害怕，之後…我們會跟他講嘛…說媽媽會來見你就表示說媽媽還是…愛你的，還是關心你的…用這個方向跟他講」（英媽-219）

### （二）教導孩子如何與家人互動

寄養照顧者教導孩子如何與原生家庭互動。「建立家的概念，那是我們著重的…家裡面成員不只有媽媽而已啊，還有另外一個雖然不是你爸爸…你觸怒到他們也有可能要再出來，如果說我們可以改變這個小孩子的一些習性…這一段時間如果處的很好，這個小孩子人格問題絕對沒有問題」（玲媽-250）

### （三）家庭關係搭線

刻意在原生家庭成員面前稱讚以連結彼此間的關係。「我就說你很棒（原生母親同居者）…他是一個需要被愛的小朋友，你可以給他愛…我就故意跟他講說：他很喜歡你喔…真的阿後來過來沒多久，他就真的都買東西給他」（玲媽-198）

## 三、情緒支持者

面對寄養兒童在會面後的失落能夠提供情緒支持，鼓勵孩子能夠回到目前的生活現況，「你就不用想那麼多，因為至少在這裡的時候，你是不用擔心其他的事情的，你就做好你孩子應該做的事情就好了」（英媽-259）

#### 四、處遇配合者

寄養照顧者在契約關係中除扮演處遇配合的角色外，與社工間的夥伴關係更應受到重視，然而從寄養照顧者的經驗中卻未能夠實質參與處遇決策，即便對於社工處遇方向有所遲疑，也難以明確表達出對處遇是否合乎孩子最佳利益之顧慮，如在反覆衝突的親子關係中返家對孩子是真的好的嗎？還是只能讓孩子在沒有選擇中選擇呢？是否間接使得孩子產生無力感等疑慮。「之前去機構的小朋友我大概知道狀況跟他講，我說那你還會想要去機構嗎？我說你要自己更努力喔，啊你現在能做什麼？就是…就是固定嘛，就是讓自己進步啊，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嘛，啊就只能等待，等媽媽說有申請會面了，啊申請返家了…那個就是你的機會，就是跟他講這個啊…我覺得有時候想一想說，以這個個案來講，有時候會跟我先生討論說，返家對他真的是比較好嗎？」（英媽-243）

寄養照顧者對於結束安置的時間點及方式期待不一致，未能夠明確表達擔憂，如：不告知孩子直接返家、驟然在學期中結案。「三月中旬…後來剩下一個禮拜的時候，就直接跟我講說他們不告知，就是整個連休假讓孩子回媽媽家住…你知道我心裡也會酸…等他放學，完全都不知道，你知道嗎就像在當小偷…所以我也很疑惑就是說，要嘛就是整個學期結束…後來我也想說我也不那個…因為或許人家媽媽他們的考量就是這樣子」（秀媽-258）

寄養照顧者在上述配合處遇的角色

中，反應出社工與寄養照顧者互動上的權力位階、信賴關係將可能影響能否站在孩子的需求為其發聲。

#### 陸、親子會面處遇之建議與反思

##### 一、親子會面需以處遇中三角關係理解互動

親子會面需從三角關係系統理解親子會面的作用，不僅是關注在親子會面過程如何被執行，更應理解社會工作、寄養家庭及原生家庭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寄養兒童會面後的特殊行為往往為各系統互動交流後的結果。

如文中衝突型親子關係型態中所反映的是，原生家庭與安置體制的衝突關係將可能間接地影響到其親子會面品質。而矛盾型與安全型共通性為寄養媽媽及原生母親間皆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但兩者最大差異在於在矛盾型親子關係之原生家庭與寄養照顧者間缺乏互動，寄養兒童在安置後期出現憂慮、反抗行為，這可能與Leathers（2002）研究中所提及親子會面伴隨帶來對寄養父母與原生家庭間忠誠度衝突與孩子情緒和行為障礙有關。若在處遇系統中未能夠被社工所察覺，僅將焦點關注在兒童的問題行為，而忽略處理寄養照顧者在歷程中帶來深層的無力感，及寄養兒童面對雙依附的矛盾、分離焦慮，對於兩者在結案後的角色功能適應上將可能帶來影響，因此，如何透過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的合作減少忠誠衝突的干預措施是處遇的方向。如同安全型親子型態中兩個

母親間能夠相互交流，以促進孩子的穩定性為共同目標。

不同型態親子會面型態反映出不同孩子的照顧需求，寄養照顧者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回應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親子會面不僅是涉及兒童與原生家庭間的關係，還需仰賴社工、寄養家庭不同系統相互協助，社工不僅是安排給會面的時間、空間，更應扮演重要積極促進、監督、示範、規範、安撫等角色（周雅萍，2015），才能夠整合寄養兒童多方面的需求。

## 二、寄養照顧者在親子關係維繫上扮演連結、催化重要角色

目前體制站在保護及安置處所保密規定，寄養照顧者在親子會面中較少直接與原生家庭接觸，但孩子會面返家後的照顧議題，如：衝突型寄養兒童創傷經驗再現、矛盾型孩子可能出憂慮、擔心被遺棄、反抗行為等、疏離型缺乏對原生家庭處境的現實感等，卻需仰賴寄養照顧者在生活中協助修復。因此，寄養照顧者在寄養兒童與原生家庭親子關係維繫上所扮演連結、催化之角色是重要不可或缺。然而，實務上寄養照顧者是否能夠覺察、發揮其角色功能，需仰賴教育培訓中傳遞角色知能；也需透過社工向寄養照顧者說明成功的會面需仰賴他們的合作（Salas et al, 2016），並盡可能在安全及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下鼓勵寄養照顧者與原生家庭互動。

本文中安全型的親子關係型態特性相近於 Berrick & Skivenes（2012）研究中

提及示範性寄養父母強調以支持以家庭重聚為核心價值，包含對於孩子的原生父母表達情感、了解其間情感關係的價值、著重原生父母的長處與對孩子的愛，並能優先考慮其親子間的關係主動分享撫育子女的方式。寄養照顧者能夠主動與原生家庭分享照顧方式與技巧，不僅提供原生母親教養功能上的支持，也能促進其照顧角色的權能感。

## 三、從增權觀點重新建構參與概念，以增進寄養兒童及照顧者權能

過去傳統上參與的觀點侷限在被動式的配合參與，以增強權能觀點參與是建構在平等關係、合作性取向，透過參與過程產生權能感，社工角色對寄養家庭而言不僅是夥伴協同者，同時也是管理者的角色，但實際上寄養家庭與社工權力位階不平等下，多扮演處遇配合者的角色，而忽略從一個照顧關懷者的角色為孩子最佳利益發聲。如同文中寄養照顧者對於不告知孩子而結案、孩子在衝突親子關係中返家，雖有疑慮但在與社工合作關係中卻未能被充分表達探討的，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處遇尚須更敏銳覺察關係位階權利可能帶來處遇上的障礙及削權，透過系統間的參與合作增進寄養兒童、寄養照顧者及原生家庭之權能感。

（本文感謝曾華源教授提供寶貴的建議）

（本文作者為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鍵詞：**寄養兒童、寄養家庭、親子會面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兒童局（2012）。《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服務工作手冊》。內政部兒童局：財團法人台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15）。（2016/12/16）。載自：全國法規資料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01>
- 周雅萍（2015）。〈家庭重聚服務〉，收錄於鄭麗珍主編《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頁 184-202。
- 林汶漪（2008）。〈接受「家庭重聚」服務之案家的經驗探討〉。載於王明仁、彭淑華、孫彰良等作，《兒童保護的模式與服務》。台中：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 許芝綺、劉文湘（2016）。〈新北市兒少保護家庭重整處遇執行經驗與反思〉。《社區發展季刊》，第 156 期，頁 26-41。
- 劉美芝、曾珮玲、周大堯（2017）。〈從兒童少年權益看台灣寄養安置服務之發展〉。《社區發展季刊》，第 157 期，頁 95-102。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a）。《104 年度兒童少年家庭寄養服務工作成果報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b）。《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評估決策模式工作人員服務手冊》。衛生福利部委託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研究。
- 鄭貴華（2001）。《身體受虐兒童對「家庭重聚」接受意願之探討－以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為例》。臺中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Berrick, J.D., & Skivenes, M. (2012). Dimensions of high quality foster care: parenting plu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4 (9), 1956-1965.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2, Separation*. New York: Basic.
- Cordero, A.E. (2004). When family reunification work: Data-mining foster care records. *Family in Society*, 85(4), 541-580.
- Leathers, S.J. (2002). Parental visiting and family reunification: could inclusive practice make a difference? *Child Welfare*, 81(4), 595-616.
- Mallon C., & Leashore B. (2002). Preface. *Child Welfare*, 81, 95-99.
- McWey L.M., & Mullis A. (2004). Improving the lives of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The impact of supervised visitation. *Family Relations*, 53, 293-300.
- Moyers S., Farmer E., & Lipscombe J. (2006). Contact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s and their foster place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6, 541-559.
- Nesmith, A., Patton, R., Christophersen, K., & Smart, C. (2017). Promoting quality parent-

- child visits: the power of the parent-foster parent relationship. *Child and Family Social-Work*, 22, 246-255.
- Oyserman, D.D., & Benbenishty, R.R. (1992). Keeping in touch: ecological factors related to foster care visitation. *Child &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9 (6), 541-554.
- Perkins, D.F., & Ansay, S.J. (1998). The effectiveness of a visitation program in fostering visits with noncustodial parents. *Family Relations*, 47 (3), 253-258.
- Salas, M.D., Fuentes, M.J., Bernedo, I.M., & García-Martín, M.A. (2016). Contact visits between foster children and their birth family: the views of foster children, foster parents and social workers.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21, 473-483.
- Steinhauer, P.D. (1991). *The Least Detrimental Alternative: A Systematic Guide to Case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Children in Ca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Taplin, S. (2006). *Is All Contact Between Children in Care and Their Birth Parents 'Good' Contact? A Discussion Paper*. NSW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Services, Sydney.